龍谿王先生全集

午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黄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書

與趙麟陽

獻歲衆務昌明履端萬福爲慰聞彼中兵事寧謐正羣材講藝之時吾人此生不論出與處閒與忙只有講學一件事但講以口耳與講以身心空談虚見與行著習察爲巳爲人則不可以不辨龍塲爲先師啟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聖之地遺教至今未泯執事當權集事風行草偃比
之曩時勢更不同在加之意而已區區數時來勘校
得此件事更親切頃吳悟齋兄復有書來極論此事
區區又截書相酬自謂眞有破的之見可以信今傳
後今錄一通請教可一字一句細細印證先師晚年
宗說盡在於此提掇分明無纖毫可疑於此叅得透
千聖學脉更無第二路吾執事此生任道之志已知
不回但爲性命心還欠切未免尚被閒忙二境所轉
閒時未免悠悠忙時未免擾擾如此捱排過去稅駕
在何日古云必有事是閒忙動靜只有此一事只在

一念上討生死閒時能不閒忙時能不忙雖獨處一室而此念常烱然雖日應萬變而此念常寂然方是不爲二境所轉如此起因方有證果時候方是眞爲性命大豪傑也澹泉所著吾學編附去此於我朝典故大畧具存亦經世有用之書也

答李漸庵

不肖久辱公道誼之愛此别匆匆殊不能已於情我公天性冲粹本有入聖之資素信師門良知宗旨居常一切應感儘見從容倉卒對境臨事自家措手不迭做主不起未免爲習氣所乘雜念所動承接轉換

不離情識眞性靈知反爲蒙影不得透露未見有超脫之期只如來教病中不得力景象歸諸虛見可以自省矣吾人此生幹當無巧說無多術只從一念入微處討生死全體精神打併歸一看他起處看他落處精專凝定不復知有其他此念綿密道力勝於業力習氣自無從而入雜念自無從而生此是端本澄源第一義所謂宗要也若持念不堅散緩浮動道力爲業力所勝强勉支持雜念遣而愈增習氣廓而愈擾所謂泥裏洗土塊更無有淸脫時也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在相勝之機存乎一念覺與不覺耳不覺則

非昏卽散纔覺則我大而物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區區暮年行持於此頗有證入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而已今人未脫生死只是欣厭心未忘耳公謂有事時心有所用及至無事時反覺雜念紛紛起滅不常此可以證予言之非誣也千萬自愛自力

答李漸庵

前後教札亹亹惓切宛如面談來教云默然反觀念慮憧憧萬起萬滅是雖謙冲不自盈之心要之作聖作凡之機舍此亦無用力處易曰貞吉悔亡悔生於

動自信良知直心而發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譬之日月之明自有往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即爲憧憧萬起萬滅衆欲相引而來是爲朋從爾私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默坐反觀時密加體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入微處決之此乃本心寂然之靈樞非可以意識承領而得也不肖年已八十百念盡灰一日亦可百年亦可任之而已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未盡也吾人生於天地間與萬緣相感應有得有失有好有醜有稱有譏有利有害種種境界若有一毫動心便是臨時動心樣子一

切境界有取有舍有欣有戚有一毫放不下便是臨時放不下樣子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非有二也於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責飾雖使勳業格天譽望蓋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也不肖中夜默坐反觀眼前有動心處有放不下處便是修行無力便是生死關頭打疊不了勾當常以此自盟於心頗有深省幸公加意勿忽交修之望也

答劉凝齋

拜公珍教深領虛懷樂善之誠起知於意見湊泊於聲聞自是吾人通病非敢責諭于公但謂不肖守師門之學思以易天下故推尊而發明之豈可變也自謂不妨舍是而直學孔孟如此分疏從何處來非不肖所敢聞也良知不學不慮寂照含虛無二無雜如空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而谷與鏡未嘗不寂然也正是推明孔孟相傳之絕學公謂舍是而別有所學則是於虛空中忽起分別之相正是意見聲聞心魔作祟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百姓日用同於聖人成能原無門戶可守見在

不了冀辨於百世之下尤非不肖所敢知也豈言其所不能行以欺人欺天者哉但毫釐千里其辨甚微認賊爲子甘心委任自家寶藏盡被盜洩而不自覺未可知也不肖與公此志相應若少避忌依違是負公之心知如果不肖執見未忘而公更有妙悟亦望明以牖我自當速改以終善道不敢有所吝也

與劉凝齋

承公手教眞切深感道誼相信之懷不肖與公此生以性命相期不欲諛言往復公於此事已信過八九分但一念入微處尚欠穩實一切應感尚涉擬議揀

擇未見有泰定收功之期此事非難非易非起心管帶亦非灰心忘懐固不可舍穢而取淨亦不可逐妄而迷眞酬酢變化自有天則毀譽順逆之來能如風之過樹一不動心否夢之與覺能一如否六根互用無攝無散不落動靜二見否直饒透過諸關猶是色身邊事與本來面目尚隔一塵不出五陰區宇此是究竟語幸密參之

答劉凝齋

伏讀來教奬許太過鄙人不敢當而惓惓任道之心溢於言外則又不覺油然心領也敎義謂處山中十

年自信有所得及出而授之政反致招尤速謗因歸於此學之無益云云生竊以爲不然夫吾人以經世爲學乃一體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其身作自了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化育一毫無所倚其機不外於一念之微此學脉也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着皆倚也公自信自考以爲何如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是神解不同妄識託境仗緣而知譬之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眞所謂知也妍媸黑白照中分別影事所謂識也若執妍媸

黑白以爲鏡體則靈知反爲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辨也幸密察之止謫自修古有明訓凡有謫之來莫非吾人動忍增益之地若以爲無益於學所學又何事耶公天性沉毅不能以顔色徇人一切酬酢執心太過不能以圓機應之此雖所學未得融化然平生自信得力處亦在於此今得暫歸山中益精所學抵於圓融則如公所云天若使我有此知則是行亦不爲無所得非虛語也

答劉凝齋

來教云無惺睡無囂寂無晝夜無存無亡無受無不

受不暇辨儒老釋之異同皆究竟語其自信如是可謂超悟矣更復何言不肖尚以為未離見解得無有逆於心乎夫悟與見虛實不同毫釐千里有真修然後有實悟一念明定覿體承當方是寂然本體會通以行典禮方是一了百當纔涉見解便落揣摩非實際也學然後知不足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昔人所戒了證之悟存乎自得有所了者尚未離四相豈易易言哉

與王敬所

違教忽忽許時比因都峯病歸天台歲寒之盟竟成

虛曠向者來書提掇二氏宗要已是搔着癢處竊窺微旨尚涉意說邇來山居靜業更復何如先師云殺人須咽喉下刀今日之事祇須寸鐵傷人終日舞弄刀兵有何了期仰間領手教知念念求友耿切之懷此學烱然在前百無等待而惟良友乃得共躋玄路旨哉言也伏讀年譜序稿發明從心不踰矩之義於良知宗旨更有所證矩是心之體物之則忘體忘物獨用全眞是極則話頭其謂不踰矩由不惑出竊意不踰矩由知天命知天命則無橫心之欲耳順忘矣似覺較切也何如何如

答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手教中夜囦地一聲不知此身在何處揮頻闡發便入法門展轉玩繹便是大慧一通法語得禪理者不諱禪名以雪山少林為不我欺以德山臨濟只成賣弄此是呵佛喝祖伎倆亦何奇也謬以不肖為三教宗工欲共相證明非所敢當古今急知己誠然哉誠然哉亹亹數千百言有契於衷與未契者畧疏以請幸裁教之兄謂自來學道者瞞人自瞞處多山中日夜逼撥始知從前意解盡屬情識夫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知之辨心本粹然

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眞有僞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苟得其本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於外意根於心是爲誠意情歸於性是爲至情識變爲知是爲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縱滅意去情而離識本末睽絕祗益虛妄耳皆瞞人且自瞞也兄謂知之一字云衆妙之門亦云衆禍之門如不自得手隨人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然誠然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可執尋淨淨無瑕不可汙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遇緣而生若以爲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爲無而實未嘗死通晝

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二見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於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亡以無爲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爲無則水中撈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塗惡道皆緣應也自其不變言之凡卽爲聖自其隨緣言之聖卽爲凡冥推密移決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物不可不愼也兄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屬葛藤前所見教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汙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爲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

着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詮有思可
得列爲六經散爲百行種種色色可倪可象所謂顯
也父母未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絶不可執尋不
可汙染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則淪於
空非善教亦非善學也兄謂近來學者隨人見轉掠
虛漏逗崖山萬里又萬里吉安諸公依倚攙奪不蒙
見陽明先師到頭一着亦闇牽帶此等處未須輕口
速說亦非弄副墨所能盡面與究竟可也兄謂三十年
盤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
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眞實語不肖敢

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善才在文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叅行門尚被迷失譬之良馬之履康莊方是起脚第一步過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囂然自信視千里爲咫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兄自此能一切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囫地一聲全體放得下全體提得起掃盡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爲實得耳兄謂佛陀百千義海敎門止是法身中一帳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

從何處得來今既如此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漏逗平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剩語矣見教不肖八十歲餘今日不了何時了望我誠切愛我誠至敢不拜教古云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之人撒手同行披襟一笑直出天地之外登須彌山頂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飛誠非拿雲掣電手不足以了此一着期與兄終勉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番悟是重生光景恐落窠臼亦欲掃除其信然也不肖亦曾記

谷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且道與豔辭是同是別請細叅之

與莫中江

吾兄決意還山登徒優游好遯求以適逸遐覽遠期尚友千古如鳳之翔如龍之潛神變隨時固有非衆人之所能識者矣吾兄素信此學但平時記撰功深鑽研力久未能卽忘聞見之心若光光只信良知自足以盡天下之變恐亦未能脫然無疑也良知是性之靈竅本虛本寂虛以適變寂以通感一毫無所假

於外譬之規矩之出方圓規矩在我則方圓不可勝用泥方圓而求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藉聞見而覔良知則去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已然況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竅終涉皮膚即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賢反諸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第一義者何在得個眞的路頭姑舍所已得者務求其所未得者教學相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煒然光顯於世於師門庶爲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

惟兄念之

與馮少洲

辱公教愛惓惓非道誼深悰何以至此所媿去住匆匆未終請益徒有悵悵伏讀來教與意超然先師良知之旨誠千古正學世之學者聽得慣熟從聞見抹過未免悠悠若信此原是生身立命之基終身只一事日夕兢兢保持自不容已竊窺公天性通曉未忘徧物之用志尚有分處古人云終日對越上帝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閑事一處究不徹多般伎倆要他何爲須令全體精神併歸一路始得相應附去論學集

頗悉此義幸密察之

答孟會源

頃荷開心俯教雅意惓惓不肖謭菲何足以當之東還復承翰諭益見虛受之懷大學一書乃千聖心脉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好惡兩字盡之吾丈揭此兩字以爲聖學之宗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矣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眞頭面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爲王道錫民之極平旦虛明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已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愼

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位育之微機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以好惡發之首尾相承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慎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必有所感之物慎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惡本於性情無有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未發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屬致中和則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能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行爲先後則中庸由敎而入者爲無頭學問將何所藉而從

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無待於補可謂得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慎獨之功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於分析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應感之迹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寂恒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所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卽是格物致知平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眞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兒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汪周潭

粤自宛陵奉違忽復改歲道誼之思如在旦夕眞性流行無處不遍無處不宜斂而不拘裕而不肆神感神應天則自見此固吾丈見在行持公案也某何足以知之同案中可與共此者幾人大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無非取善於人若使人皆玄德而後取之則所取亦有限矣所謂舍巳從人非但不善始舍有善亦舍方爲忘巳之學吾人日用應感纔見巳有是處人有不是處便是有我之私非所以示大同也幸密察之弟春暮往赴江西之約期與東郭念菴諸兄會於

青原白鹿之間蓋以會爲學務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學爲會也日來就館消息何如此人道最切勾當亦非人所能期必況緩於此者乎在有道者知有以自適也

與屠坪石

前冬奉晤匆匆未盡合併之懷至今念之不能忘每月逢七之會六曹諸同志發心眞爲性命者幾人得悟者幾人師門良知宗旨只從一念入微處著察乃入聖眞機世間豪傑多在識上承領以識爲知奚啻千里不可不辨凡一切應感有分別者識也無分別

者知也目能別色耳能別聲妍媸清濁了然不爽是名爲識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湛然寂靜不於一法而生分別是名爲知變識爲知非是去識以全知耳目不離聲色而一毫不爲所引天聰明也是爲默識此性命根源大易艮背行庭之旨毫釐之辨也幸密察之

與萬合溪

承賜學庸述義以爲千古聖學只此二書首章且極尊信師門教旨尤見愛道高情不同流俗但中間抑揚尚未盡原旨意之所用爲物是喫緊要語物之善

惡無定形意善則物善意惡則物惡格者正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為困勉立法正與不正皆從意根上用力故曰格物者格其意之物也若在物上求正卽為義襲之學非大學本旨矣敬所兄認物為欲以格物訓為無欲似抑之太過吾丈訓格物為至善似揚之太過恐皆未得孔門立言之旨也中庸戒懼慎獨只是一事不分動靜中和由戒懼而出不可謂常人俱有丈已信得及率性為聖人之學修道為賢人之學教為天教位育不以效言尤師門立言原旨其說甚長非面請不能盡也不肖耄年無復世念惟求友

一念寤寐不能忘衰朽艱於遠涉徒有耿耿竊窺我丈所見已得其大尚未免從見上立知種種訓釋涉於周羅若能忘見只從一念入微徹底承當可一言而盡更爲直截耳

與顧日巖

不相會者幾年此心想念如一日頃領手教捧讀再過宛如面承良慰良慰吾丈與桂岩令弟伯仲唯諾精義無二新功當日就深邃吾丈天性本來合道但密窺日用行持和粹有餘而剛毅直達或有未足所以日逐雖無大過可舉却未免墮於悠悠一念靈明

光輝發越溫柔剛毅以時而出更須有用力處恃吾丈道誼骨肉數千里馳緘奉候不得不盡此悃誠所謂交修之望也念菴兄晤語一通附請教正

與張陽和

昨過雲間會存齋公道吾世丈意甚懇切但以不得久留爲念讅知道從入都下人情向背更何如隨時語默權度在我不亢不隨只此是學此生眞爲自己性命同心之友須默約二三輩以求相觀之益若徒混混挨過世界亦無益也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一關頗較明切皆從一念妄想所生道有輪迴便是

覓空中之華道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默契之可也

答張陽和

承手教惓切知憂時爲道委曲苦心吾人虛辭繆張而實踐未至激成紛紛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非剿說也吾輩講學原爲自巳性命雖舉世不相容一念烱然豈容自昧況世間豪傑無地不生言之危與巽雖若隨時而一念默默互相省覺乃是救取自巳性命呼吸不相待也沍寒極凍正吾人來復之時不因時有所加損聞舘中亦數輩能信此學者吾世丈

須留意隨機觸發六陽從地起以彙而征原是一體不容已之心非徒招朋類助門面為此勞擾也金庭於此學近更真切否人生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金庭才藝衆所推服況當日講之任啟沃之機尤有關係非徒應故事而已可為致千萬意

與張陽和

向領手書知日來任道之志益切良慰此件事無氣魄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

遷便是入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已也昨見邸報尊翁已復原職豈徒蓋前人之愆有光世德多矣徤羡徤羡虬峰巡院心事光明應務詳而有條深信先師良知之旨百凡動以爲法專祠特享風聲翕然兹以從祀未定特疏申請於
朝平泉公已身任其事凡當局諸公有須委曲求濟者惟執事默約諸同志維持其間以玉之成此道脉所係亦吾人一生趨向所關不容以自諉也

答張陽和

領手書並諸論學稿具悉明定造詣之槩既膺起居之命內館主教勢不得兼所云中鑒錄未敢爲不朽之傳區區兩三年納約苦心庶幾自盡內館之設事幾若微於聖躬得養與否所係匪輕不知相繼主教者能悉領此意不作尋常套數挨過否來教所述張宏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直揭本體非高遠非湊泊殆有契於師門宗旨其與徐魯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於前况於動靜語默食

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
明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眞是千古之秘傳時時提
醒時時保任不爲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
聖之捷徑也尤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
乎世者矣頃者友人屠坪石轉致荆州公所諭書謂
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
不惟不以爲諱且從而從臾之當事者之心可諒矣
務空談而乖實行庸或有之自是吾黨不善學之過
非師教使然也其謂魚兎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
毋撤籓衛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學之通病尤有裨於

聲教此良工苦心蓋將以明之非故有所抑而欲廢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於承望有所更易變置因噎而廢食反使初志鬱而未暢世道汚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別嫌明微不可以不慎也所望秉執化權宣昭義問以翼吾道使海內善類以心相應顯然知所歸向無復懷疑師門一脉不致泯泯無傳所謂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與張陽和

相念忽復改歲區區自夏秋來臥病精神頓減耳加重聽此固老年常態占知後來光景亦無多神明鑒

予多言擾聽以此示戒未可知也諸公時常聚會更
覺何如見在只直達開眼便見閉眼亦未嘗失原無
動靜二相纔涉見解億度皆是鬼家活計不可不深
省定宇兄近來所見當更妥貼比部吳中淮在廣德
時興味儘超脫用力處尚未歸根數時來未見一言
扣及豈以為得手遂爾忘情耶就是定宇所謂妥貼
亦未易言無始以來習氣有多少未消煞在須打併
得空蕩蕩無些子夾帶所謂賊不打貧家門始為究
竟耳燕陽已離校後所處益閒適吾人必有事功夫
不論閒忙須時時兢業始不致空過耳康洲質本金

王自少身過但一念入微功夫尚欠綿密不可以爲易而忽之也不肖衰耄已無補於世但懇懇同善之心老而彌切惟願諸公頂天立地以萬古豪傑自期不隨世界轉換方見定力亦吾人安身立命本分內事凡諸公相會亦望以此意時時相提醒始爲直諒之友亦同心不容已之情也

與朱金庭

向領吾弟手書知任道之志甚切近來所造當益冲邃此件事無巧法只從一念入微時時求慊於心便是集義眞工夫一切任名義仗氣魄倚見解凡有題

目可揀皆是義襲之學此便是學術誠僞之辨吾弟天資本超潁詩與字已壓羣彥詩爲心聲字爲心畫心體超脫詩與字即入神品體格粘帶詩與字即墮俗套所謂只此是學非可以他求也虬峰巡院崇信先師良知之教以爲有補於聖學欲爲特疏從祀廟庭此與起吾道大機括凡當局諸公可委曲以贊其決當有濟也

與趙瀫陽

數時不相會同心之懷彼此所共邇來新功日加邃密聞京中已續同志大會吾弟與楚侗二三君爲之

倡此人心向背之機吾道何幸向者舉似狂狷鄉愿之説日用應感驗得更何如不能直信本心畧藉外境好醜以為從違皆不出鄉愿故智此人品學術之大辨不可以不深究也中鑒之輯自吾弟起因今巳脱稿寄留龍陽處取而觀之自見杞人憂世苦心三代以降君亢臣卑勢分懸隔吾人欲引君於道舍中官一路無從入之機譬如寐者得呼而醒諸夢自除中鑒所以代呼也吾弟可細細披抹筆削以潤色之若以為有補世教梓而行之與諸鑒並傳示法於將來未必非格心之助也先師從祀一節天下公議出

於臺館諸公上下周旋以觀其成諸公當能自力不待贊也

與趙瀫陽

小兒南還傳吾契道誼亹亹之情良感小兒下第相知者多以爲慰區區未嘗以此動念消息盈虛時乃天道譬之花樹開發有時非人所能必又如橐籥翕而自張但世人欲速心重故見眼前若有所得失耳時事如此聞都下會友講學之興亦落落聚所復已外補吾契如赤幟嵬然獨立相夾輔者復幾人吾人發心原爲自巳性命自信不惑雖萬死一生亦當出

頭擔荷若以世之向背爲從違所學何事但同志相聚不在言語意氣相強菩薩不能自度焉能度人吾輩若能自信從性命根源徹底理會無有一毫凡心世念夾雜攙和人之見之自當相悅以解所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若不能自信而徒以求人之信妻子童僕且不能相保況於人乎此區區晩年行徑自謂有用力處亦自謂有得力處幸吾契自信自愛交修之望也

與趙瀫陽

與吾弟相別許時形骸雖間此心未嘗一日不在几

席之側海内相知雖多能如吾弟知心相信者能復幾人項領手教且詢知道況清裕以政爲學一切應感不亢不阿人人信爲有道君子可謂不負所學矣區區耄年不敢廢學只在一念上理會時時得箇活潑之機與知解意識播弄精魂全無交涉不知吾弟近來悟入更何如日用應感若不能直信本心畧從外邊好醜境界轉換些子便非自得之學不可不察也

與李見亭

昨者舟中奉教去住匆匆未罄鄙懷次早遣价奉候

冀終所請而儷舟已遄發矣悵如之何此行望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閒隨忙孳孳切切以發明此學為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眼面前勘得破不為逆順稱譏所搖脚跟下劄得定不為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醞釀主張討箇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着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着便是絕學無為本色道人一念萬年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持亦只如此出處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竊窺吾丈此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尚涉悠悠欠發疑欠受苦進學全在疑大疑大進

小疑小進不疑不進譬之行路既有必到長安之志
纔舉足起途便有三义路可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
肯半塗而廢必到長安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所
適或雖行路而不肯發狠自由自在終無有到長安
之期也吾人既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逆順盜賊之縱
橫卽次懷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少苦在若是到
長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堅衝前冐險求遂
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纔遇些小苦境便生退心亦終
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兄既要做千百年
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窠坐快活受用内翰清高無

菑無難亦易養壞人有志者當生懼心必須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因苦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若無湊泊方能有諸已而信不然知解儱統而已受此大苦轉展磨礱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假借而已舉千鈞之咼者非烏獲不能勝區區於丈日有望焉東廓乃孫聚所青年嗜學不墮家聲望加意周旋以求益友之助前途會蕭兗隅巡院望以此學痛與琢磨兗隅爲東郭入室高弟深信良知之旨於此學殺有所見有力量肯出頭擔當非瑣瑣之比縱科場事忙迫只消示之風規使官屬士民

知所趨向自翕然有風動之機使先師學脉不致淪落休戚一體之情也學問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生枯渴吾兄到京可審約同志十數人時圖合併此生可與性命相許者眼前寧復幾人種種力行好事只是揀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勳業格天轉眼便成空華若眞爲性命只默默自修自證以畢此生當不以此而易彼也區區年已望八無復有用於世而求友樂善一念若根於心老而彌切嘗謂吾人在世須享用餘年顏子三十二而卒三十二以外便是餘年孔子七十三而卒七十三以外便是

餘年若於此不知享用營營逐逐尚有歇不下念頭眞天刑不可逃也可不哀哉京師同志有詢及不肖者卽可以此相勉亦交修之懷也

與王龍陽

數時同志聚會更復何如他人尚有趨避在吾弟家學承傳不容自諉百凡須勤愼以身明此學已信者同心共濟未信者隨機接引不激不阿相觀相劘同歸於善才爲克家之子海内同志才有所賴耳虬峰巡院深信老師之學凡崇重表揚無所不至茲特疏從祀於　朝陛平泉公職有所專當身任不二在位

諸公諒必贊成亦公論之不容泯也

與祝成吾

洪都往返深荷雅情値執事違和未及一別爲快吾執事氣清近道而精神微弱此中須有養之之法先師云言語政事文學大率以收歛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所謂收歛非徒稿心僻處避事之謂能於一切應感直心以動不作世情陪奉勾當常感常寂內有主而外不蕩方是眞收歛幸默察之得此一路入頭豈惟養生有益千古聖學血脉亦可窺矣閒中將先師文錄傳習錄細細參透當自有契悟處始信不肖非

迂談也

與林益軒

不肖浪迹求友東南訪匡廬歷鵞湖道出信州過承教欵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往復商究若有契於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爲世情功利所染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擔荷只是無志總使要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些好事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忘得要做好官之心雖不爲富却亦爲貴也總使忘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

求好聲譽好勳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為聖人之志所以為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是適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脚跟下站得定不復為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

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究竟受用處吾人於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墻傍壁放步且未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跲而仆者幾希矣雖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爲天下裂謂無可無不可爲聖人事初間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豈不是學孟子以爲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於逸民

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為典要即有方所意見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間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凝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於火以為之用非徒無益其為害有甚焉者矣蓋不知淺深生熟是謂凌躐不知始終只一事是謂支

離衡之有權造衡自權始非至於終而後有權亦非用權之始必假一物以益之而後能也發端既殊歸宿亦別孔子之於三子始終條貫可以默識矣吾執事與中離丈相友善志於聖學盖有年矣同善之心盎然一體故不惜狂言用致交修之懷以期其進此道固非敢薄望於門下也邇者屬下士友方興開講之會首揭先師立志說拔本塞源論以爲學的鵞湖之後此風寥寥今日之舉豈必人人皆有眞志淘金於沙亦爲之兆焉耳夫成已成物原非兩事盡人物之性只是盡已之性在執事既秉風化之權貞教淑

人恐不能忘情於振德之助在加之意而已

與羅近溪

緒山兄回傳致吾兄道誼惓切之情且詢知任道之篤作人之殷優游化導以身作法注措經綸精神命脉惟此一事不但以文學飾吏治而已士民何幸吾道何幸傳聞吾兄主教時及因果報應之說固知引誘下根之權法但恐痴人前說夢若不喜聽又增夢語亦不可以不慎也何如何如不肖數時行持只尋常此學只從一念入微處自信自達與百姓同作同止不作一毫奇特伎倆循此以報知己而已

與羅近溪

宛陵浹旬相聚極承欵教厚情不敢以言爲謝聞楚侗學院開講亹亹之意異於各郡卽此我兄道念純固有以致之多士何幸小試後諸友向學之典能不變否昔賢以有所爲無所爲分辨義利兄眞心普度固知無所揀擇然亦有安身立命用力之處木漸木升循循向上方爲有得力處若只大衆混混旅進旅退恐終無補於身心化理也梅純甫沈思畏諸友倡率諸友能不倦否貢玄略周順之雖遠處鄉邑亦能時來協贊否無論聚散閒忙只有此一件須各各眞

實行持不徒托諸空言庶圖有終也亮之亮之

與邵纓泉

頃辱示教足感道誼至情所謂直心之說非欲公簡亢率易以不顧人情不量事勢爲直也人之生也直直是心之本體人情世事皆此心之應迹纔有毀譽利害夾帶其間始不能直始有許多委曲計較若能忘得毀譽陪奉利害體態直心以動自有天則日與人情世事旋轉而不爲周羅萬緣擾擾獨徃獨來盎然出之而不爲率易公素留心於性分似柔而實剛所謂天則也此猶以應感之迹而言若大本大原含

蓄寶藏尚期一叩精義以求盡合併之懷不負數年
神交之初心也

答宗魯姪

辱翰惠遠及良感不遺展讀云晨起授衣昏暮乃入
無有餘力及於問學此意流傳殆千百年似是而非
不可不早辨所謂問學乃見在日履不論閒忙無非
用力之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間所學又何事耶
大禹八年在外三過門而不入勤勞如此此却只行所
無事不鑿於智便是禹之問學顏子陋巷屢空不改
其樂便是顏之問學若外此別有所學忙時是着境

便生厭心閒時是着空便生怠心又何得爲同道耶
昔有有司聞先師之教甚以爲好但爲簿書期會所
絆不得專業體領先師云千聖學脉不離見在故曰
致知在格物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非推極知識之
謂也格物者體究應感之實事非窮至物理之謂也
自聖學不明儒者溺於所見不能反身陷於支離而
不自覺正是古今學術同異所在老姪試取陽明先
師傳習等錄論學諸書反覆潛玩自當沛然無所疑
矣區區耄年不敢廢學非徒接引後生實取人爲善
求以自益也

與田竹山

內弟張子叔學志於古道博習遐覽興意超然陽和深所敬愛聞於左右以誌事屬之可為得人矣僕竊有請焉夫誌者史之流也史貴實不貴華貴公不貴私貴能傳信於千百世不貴粉飾鋪張以眩耀一時之耳目史固如是惟誌亦然至於賦役尤宜詳且慎焉昔　英宗時開館擇才將成大明一統誌一人欲詳田賦一人欲詳科目兩相忿爭不已其欲詳田賦者則曰此非天下試錄也其欲詳科目者則曰此非天下黃冊也當時傳議以為科目之不詳猶之可也

田賦之不詳其能無關於國家之命脉哉今執事修誌必能權輕重之宜酌華實之中決不致混淆無倫顧一得之見不敢不申於執事也且石子重黃文獻諸名賢均有著述之功固當表章以開後學而先師文字散逸在故家舊俗者望採集收錄以爲新邑文獻之光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荅劉抑亭

歳終領手教具悉惓惓憫時憂道之心一失人身任所漂泊累刼而不能償迷人見種種情慾以爲實有依戀營爲終身而不知返所謂言道者多知道者少

此非吾丈生死心切誰肯與言及此豈勝警惕不肖
夏秋以來臥病半載耳加重聽一切交際亦省息豈
上天憐予攬聽多言以此示戒不敢不深省衰齡殘
質後來光景已無多生死一念較舊頗切古云平時
明定臨期自無散亂有生死無生死皆不在計度中
一念惺惺泠然自照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吾丈自
謂已入壯年沉沉半生竟無一念可自撐持尤見虛
受之感謂不肖殫力窮年主持道脉此豈可以意氣
承領而得耶各各自反自力所謂默成而信實非言
說可了了也陸與中一生擔荷貴志以沒惜哉

與吳安節

執事誠心愛民通邑老稚無不信戴善政方孚不意以憂去日切去後之思非諛言也讀禮之暇知專志此學古人毀不滅性哀亦是和若於此勘得分曉便是入聖之基蓋此學不離見在集義與義襲所辨只毫釐哭死而哀是集義爲生者即是義襲推之一切感應無不皆然此學脉也幸時時密察之同志每月之會能不廢否執事雖憂居不妨默與贊成一體同善之心自不容已區區八十餘年老叟世界有何放不下惟求友一念老而彌切亦不知何心也

與郜仰遶

首夏獲奉教義去住匆匆未盡所請卽如執事自叙初年眞純之志不同流俗超脫之興已是入聖血脉路徑後被世習混染乃是鏡體之明偶被塵翳及其刮拭旣淨固無傷於鏡體也伯玉欲寡過未能執事以仰遶爲號其所存可知矣且執事平好惡以宜民以政爲學不事空譚口說迺聖門致知格物之宗旨盡天下是非不出好惡良知者好惡之機是非之則也隨事隨物致此良知卽是格物實落致此良知而無所期必卽是誠意正心所謂一貫之精義與後世

分知行為兩事以窮至事物之理為格物者不但毫釐千里此古今學術同異之辨也宛陵諸拙稿與楚侗公問荅稿無非發明此意會中士友能傳之諒已入閱人生惟有此事學貴有根如吾執事初年之志即是入道之根一切行持保護應感酬酢不過培壅灌漑此根使之充長而已他無所事也千萬自愛

與顏海隅

吾執事於此學即已篤信邇來應感酬酢喜怒順逆境界能時時不忘此意否居官行政不出賞罰賞罰所以飾喜怒之應迹而本原在於未發之中有未發

之中方有中節之和而喫緊用力其機在於一念之良立此謂之立本達此謂之達道天地此位萬物此育千古聖學舍此更無別路可入惟執事默成而信以直心行之不以一毫世情習見知解伎倆攙次其間使機常在我中和從此而出乃聖修之極也

與董弦齋

緒山先生囘道諸賢向學不懈良慰此學不在人情陪奉將套周旋乃是身心自討受用蓋吾人喜怒哀樂之情無時不發人倫庶物無時不應必見得未發之中始能中節一點靈明不至境上抹過始爲日著

日察今日既為諸賢信手拈出亦是千古一快若復悠悠自甘怠棄不如不聞之為愈也會須力行以承之若論此件事得失好醜莫非吾師原不以外境為加減也

與黃海南

日者文旌入敝地已與麟陽為數日攀留之計乃以人事牽纏未申款曲為歉賢橋梓高誼僕所久懷古有觀志觀行之訓吾執事志行卓然又信此學知不墮於卑汚但高明一路亦非氣魄所能承領須從一念入微處理會常見已有過可改處常見有不盡分

處方是致知格物實學方是謙尊而光著意高明翻成亢激於人情反有未協淑身寧家之道或有所未盡也因執事有道誼之愛敢以此言相聞當不謂迂也

與鄭石淵

戚生來領手教捧誦再三知好學不倦問道亹亹尤用欽躅夫道有本而學有要良知之訓海內誰不與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每不肖過南譙學中同志會者不下百餘人自南玄捐棄漸致零落而不肖亦罕至今法堂前不止草深一丈矣大抵世情是熟境

名利是舊習譬之猿猴偶被馴訓著衣冠以為能揖客能捧茶纔見眼前果核依舊跳躑褫毀復其故態矣今者則何以異此若肯發必為聖人之志循其本執其要只奉行一念獨知朝乾夕惕不放些子出路新功得手舊習自消生機不息熟境自忘所謂易簡直截根源於己取之而已矣吾執事既不廢舊學還望羣集舊日諸友作南譙十日之會以終大業不使人以猿猴目之亦師長分內事也

與俞虛江

久聞台候開府閩中信義素洽藏於九地動於九天

樽俎折衝特指顧間爾古來儒將歸之武侯其要在於學學以廣才靜以成學非有二也多事紛紜中主靜工夫更有得力處否嘗問陽明先師人稱用兵如神何術以致之師云我無秘術但平生所自信者良知凡應機對敵只此一點靈明神感神應一毫不爲生死利害所動所以發機愼密敵不知其所從來在我原是本分行持世人誤以爲神耳荆川兄憂世一念可貫金石原無一毫依附之情但自信太過運謀出慮若可與先師並駕而馳欲以轉世不幸反爲世轉致增多口於此兄則何所損也吾丈素信先師之

學且知荆川深故述以請証

與戚南塘

春初聞丈少挫方以爲慮近接手報復得大捷餘寇多驅入廣境内漸安誠與才合謀與勇濟以全生爲主腦以除殘去暴爲權法持之久遠不要目前近利古所謂儒將者非耶兵革百萬之中不忘論學從一念上討生死可謂知所用力矣紬繹止止堂集尤見造悟眞切微言隱義儘有所發但中間尚有承襲舊見未超脫處大學首章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一大規矩明德親民止至善是大綱領後儒以親作新以

致知爲推極知識以格物爲窮致物理失却古聖一體立教宗旨吾丈集中所示經解千里毫釐正在於此不可以不辨也今附解義一冊細加參詳更當有豁然處古人以靜爲學公餘尤望時時靜坐窺見本來面目欛柄在手天下事皆迎刃而解蠭午不足憂矣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一終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門人嘉善丁　賓編
後學秀水黃承玄
山陰張汝霖校

書

與鄒潁泉

吾執事未蒞任時曾有小柬馳候計入照存邇來京師事變日新有如輪雲

天子新祚膚知夙成童蒙之吉所以養正不可不熟爲之慮須復　祖宗起居注弘文館舊制選用忠信

有學之士十餘輩更番入直以備顧問而陪燕遊方爲預養之道聞冲年氣淑儘好文學時與講官接談機尤可入不知當事者以此爲第一義不斯固不肖杞人之憂也令器在京同志相依任道眞切以學問承家尤爲難得非積善之慶何以至此健羨健羨

與曾見臺

僕與世丈相別許時道誼之懷未嘗一日忘聞京師已復同志之會吾丈與楚侗二三兄實倡之此會實係世道之盛衰人心向背學術邪正之機皆在於此六陽從地起陽長則陰自消出處雖殊此志未始不

相應也
聖天子在上睿知夙成童蒙元吉竊念養蒙之道不
在知識技能惟保護一脉眞純弗爲外誘所妨奪純
氣日長精神自充才能自著若強開以知識雜以機
械混沌鑿而七竅傷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
聖躬冲穎日處深宮與外廷相接之時無幾食寢宴
游不得不與中官相狎昵此輩是非之心利害之機
未嘗不明但積於染習無人爲之開牖迷而不自覺
耳若得此輩回心向善如家衆之護主人不惟不爲
掖間且將隨事納誨以效匡弼之勞比之外廷其功

百倍不肖杞人之憂以心代力博采歷代中官傳得其善與惡者若干人錄爲中鑒并附數語開其是非利害使知所勸阻譬之雷藏於澤龍潛於淵深宮固育德之淵澤也如以爲有補世教可跋數語圖刻以傳亦芹曝之苦心也

與魏敬吾

舟中一宵心話百年相許之期定盟於此吾兄於此件事已知認眞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爲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

大豪傑無思無爲不是聖諦受用乃是吾人入聖第一著行徑日征月邁兩無相虧惟有此而已惟不能自信未得個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户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是世法修行懸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頃與見羅書中有德修罔覺之說幸相與密參之

與李見羅

南浦過承追送匆匆奉別爲念日來與敬吾兄相處更有精義所云德修罔覺之意曾細參否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

事卽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奏泊處畧涉精采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所紀尊翁會語已攺數語中間相警處不妨直諒亦恃一體故也

與李見羅

不肖與世契相違若干年每思道誼風神如在旦夕聞嶺南大功爲當事者所攘且抑其進與有道者何損邇聞家食益精所學不以欣戚攖懷尤見定力前

見所著大學古義以修身爲本以知本爲宗壹是以修身爲本天下國家皆末也故曰物有本末此謂知之至也吾世契所見非有異於師門致知之旨蓋彼此各從重處題掇知是身之靈明主宰身是知之凝聚運動無身則無知矣無知則無身矣一也區區晚年於此更覺有悟入處但無由與世契一面證耳

與張含宇

傳聞有淮上理刑之差果然得便迎養亦一樂也向因吾契曾拈夜氣之說畧譚其槩不知更有理會否吾契得於家學此生知無別路可走但領會處非可

從意氣湊泊格套循守須從一念入微處體究千尋之木始於萌蘖放海之勢兆於涓流外此別有所湊泊循守皆義襲之學非師門致知宗旨也聞中可掃密室焚香靜坐程門以此為善學蓋緣平時此心做主不定未免向外馳散未免藉此以為收攝時時求慊於心方是集義所生方是達本窮源信心漸深功行漸熟遇境不動微動即覺不為所礙方見有所得力處久久慣習觸處逢源方見無可用力處此勿助勿忘火候也區區年來行持亦不出此望吾契服膺弗怠用終大業方為有光家學耳

與殷秋溟

吾人之學原是與物同體成已所以成物成已謂之仁成物謂之智合內外之道性之德也若自謂成已而不能成物縱極護惜軀殼子只成自了漢是謂小成之法非君子所貴也聞近處毀譽之衝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否乃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纔被勘脫便是功行有滲漏處所謂即此是學非徒挨排遣適而已也今既當作人之任秉持教鐸與世界痛癢原是相關舊尚有愛惜精神之念既已勘破更當有轉身處觀光館自甘泉公東郭松溪南野三兄

登壇設法之後法堂前已草深一丈吾人主持世界繼續光顯正在今日望吾弟舍身爲道與世推移以萬物各正爲己分事以一物不得爲己責一毫不以毀譽利害攙次其間方不負大丈夫出世一番行徑然吾所謂捨身非是將精神潑撒陪奉世界須從一念入微取證一念靈明常感而寂即是成己以此覺人教學相長即是成物此是直心以動性體自然作用所謂既以與人己愈有區區晩年受用蓋嘗折肱而有得者纔涉安排便落意態纔泥見解便着識情非易簡直截之宗也因吾弟相信之至畧露端倪不

然人將以爲妄矣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者死生只在眼前眼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死一不來樣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澄靜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澄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若夫超生死一關生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數所能拘限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奏泊惟在默契而已成已成物原非兩事養德養身原無二學乃是千聖相傳秘藏此

生與吾弟性命相期潛見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
珍重珍重

答殷秋溟

去冬聞主教成均鐸音益廣昔甘泉公東廓丈皆任此事甘泉歌詩講禮東廓分朋習射雖未臻實際士類多所興起譬之黃鍾大呂鼓動於羣夢之中一時風聲所感固作人分內事也吾契虛明鎮定以身爲教氣象更當不同但念吾契素有喜靜厭煩之病近雖覺破終有此意思在人既爲此一大事因緣出世一番豈忍爲自了漢一體同善之心自不容已凡與

聖只在一念轉移之間似手反覆如人醉醒迷之則成凡悟之則證聖迷亦是心悟亦是心但時節因緣有異耳此件事不論潛見出處只看主腦何如誨人倦時卽學有厭處相長之義也千萬自愛

與林介山

昨承手教知日來道履之槩良用慰浣吾兄心事弟輩所素信固不待白而後知但致知工夫無有盡藏時時只知自反時時見得有過可改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格物實受用處世人齟齬誹謗如含血噴空固自汚染不上中間客氣童心任情作惡病痛能

保其必無否此便是兄所當速改不待終日者也且兄處此多難能自遣釋比之戚戚沉溺苦海者奚啻什伯若只從淸虛意見上抹過便信以為無累與聖賢反巳改過實作用却恐未得相應也古人云天下何事最苦眼前不明大事最苦吾兄當此一番境界若果能眞與証實悟了得此一着大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官之有無名之得喪何異風之過耳尚足以動念哉

與吳中淮

昨寓徑桐川見執事款留懇肅虛懷樂受數日交承

顯黍默證可謂傾倒玉瓶矣此件事非是意興所能
做得必須立定脚跟綿密保任久久行持自然有透
露處自然有超脫處非可勉强襲取而致也政與學
原非兩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其功正在親民上
用親者萬物一體之謂其幾不出於好惡兩端民好
好之民惡惡之不是因人有所加減蓋我之好惡得
其正自然合於公心同民心而出治道所謂絜矩也
若有所作焉則辟未免拂衆從欲便非一體之學其
幾只在一念發動處自照自察一毫瞞他不得不可
不慎也珍重珍重

與吳中淮

區區暮年來勘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切身外功名得喪何足以動吾一念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無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師所傳究竟一脉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世間不無豪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顓慧所以注念於吾執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繆悠也

荅程方峰

使至領世丈手書反覆展玩審知信道之篤晚年優
游樂道所見益邃良用欽企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
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
下眞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修譬如善才在文殊會
下得根本知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
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
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
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着
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
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生有滅未離生死窠

曰若眞信良知從一念入微承當不落揀擇商量一念萬年方是變識爲智方是師門眞血脉路世丈謂區區妙悟神契獨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盖常折肱於此偶有所徵耳竊念世丈種種行持只幹辦此一事知無無別路可走然尚未脱意根種種叅會養此良知之體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所疑不爲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脱生死會通世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脚忘意忘見庶幾得之見來教建閣五峰洞中專事養靜打眠安息一念惺惺不忘之意令人有飄然神游之興衰年艱於遠

涉無由合併終此究竟一言殊爲耿耿

與胡鹿巖

吾兄處謫鄉神思妥貼足知日用工夫隨處得力但以此望諸衆人是爲奇特自吾兄視之只是家常茶飯此外工夫還須有可精處吾人學問不得力只是一種世情鬧熱心放不下下者以功利馳騁上者以事業揮霍最上者以道術通融此等鬧熱處譬之塵埃與金石之屑好醜雖不同其爲明眼之累則一而已若非徹底懲創痛將冷落枯淡下來欲與至道相應不可得也至道本淡淡之一字便是吾人對病之

藥纔冷淡便見本色纔鬧熱便落世情此中非見解所能湊泊非氣魄所能支持自痛自癢惟自知自力而已某於吾兄有同心之愛敢以所病而藥者就正於兄彼此不憚服食得爲天地間少病男子亦千古一快也

與周洞巖

士友自閩中來多傳相念之情可謂迹遠而心邇矣貴省自南野先生捐謝後東廓雙江明水諸丈先後相繼而逝同心日就蕭索念菴兄去秋一病幾危今雖平復右手尚苦揮灑且閉關不出諸友聚會之興

盍孤思之憮然與懷所望吾兄盍務徵邁時時從眞性流行不閑不縱雖當兵革紛馳之中不忘飲水曲肱之樂一毫不爲幻境所奪明道所謂萬變在人了無一事須親身勘過乃見大豪傑作用若只揀好題目做抹撥過時光甚非所望於同心也

與徐龍寰

來教欲從事於寡過知虛受求益之懷過者聖賢所不免但辨有心無心從一念取證陽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是希賢希聖眞根子有無之間其機甚明瞞他些子不得吾人今日之學未能光顯於世雖是致

知工夫未切亦是格物未有歸着物是見在應感之實事旣有民社之職種種簿書期會便是感應之物於此磨得心平氣和不急不緩以直而動纔過卽覺纔覺卽化便是格了簿書期會之物一切酬酢逆順好醜莫不皆然非必習靜與讀書然後爲學也

與魯晝堂

執事宰劇邑撫疲民一切經綸注措足以孚衆情而當上意足占幹局之良矣顧吾人一生惟有此學無論閒忙順逆皆是圓明一竅中流出日應萬變而不窮苟此中不得機竅只在境上隨緣抹過忙時便躁

閒時便昏順則恣情逆則拂意了無自得之處然自得在於深造而其要莫先於澹世情澹得下則不從軀殼上起念欲障漸除眞機自然透露人我兩忘好惡不作平懷順應坦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矣此古人平天下之大道不可以襲取而僞爲者也向與執事別時曾談其梗槩見執事憮然若有所契於中故爲申告之亦一體相成之意不容自已也

與蕭全吾

頁受軒云執事在白鹿時向道之志甚切所見亦邃詢問居官作用能盎然出之不失初念否予以爲潔

巳愛民更無可訾若講學風聲未見鼓動豈意輿少減於白鹿時耶承執事道誼相信故以相聞幸密察之存齋公學則一書雖調停兩家之說以此開發初機亦甚有補謹附覽可即命刻之以廣其傳亦歌絃一助也

與完璞會中諸友

不相會許時近來會聚之興何如督學使者不喜此事意見不同無足爲怪但此事原是追復先賢道場又經四五撫按與學憲詳議處分已有成案縱欲變更豈肯甘心自外於名教但願諸賢牢立脚根默默

自修養晦待時終當有淸泰之期損益盈虛特乃天意天意欲玉成成諸賢故生出此一番艱苦以爲堅志熟仁之助若諸賢不能自立隨世起倒雖使終身處在順境只成支吾粉飾過日於鍛煉磨礲未有分毫補益處也烈火中方見眞金若只是鍍金假貨隨火銷鑠則自討敗露亦不足惜也立與不立只在一念轉移眞假可以立辯且彼作惡亦是吾黨依藉假途有以致之若眞修行自立如周如程彼豈作惡也哉望諸同志各各自靖不爲虛聲浮響所撼動以身明此學方爲出世世偉男子耳

與宛陵會中諸友

不肖得與諸賢爲數日之會雖曾大衆請教未及各罄底裏以盡交修之懷殊爲歉怏諸賢敦行好修不同流輩所謂豪傑之士也自古聖賢須豪傑人做然豪傑而不聖賢亦多有之以其習氣勝而志不遠也入聖入賢自有眞血脈路反身而求萬物皆備自成自道乃爲大樂非意氣所能馳騁非知解所能湊泊非格套所能摹倣其本原自無而生有其功行自有而歸無有無之間其機甚神一念自信獨來獨往旁無牽累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與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孔子曲肱自得其樂一而已矣此樂是吾人生生之機如樹之萌芽生意本足雖至于壽合抱未有不從培養萌芽而得者也在吾人則爲夜氣虚明聖賢所從以入自此學不明世之學者不知生意所自出不從眞息中尋討下落徒欲向外馳求意氣愈盛知解愈繁格套愈多而本來生機愈窒雖使勳業掀天文才盖世不過採枝摘葉伎倆與清明根本未有分毫交涉也因諸賢惓惓相愛不以不肖爲鄙故敢申布狂言少致相助之意惟諸賢自愛盡去習氣用終遠業吾道之幸也近溪公以身任

道興起多士又得諸賢爲之先後可謂一時遭際然此件事乃是自己一生立命安身家當若時作時止因人起倒不能恒以一德未免出於有爲而爲不惟世人指爲譚柄諸賢當亦不能無愧心也

與貢玄略

黄山之游甚樂不減浴沂興味此是千古入聖眞血脉纔涉意氣發揚格套倚泊便是典要非變動周流之旨矣老師一生苦心只爲這些子吾人全荷服膺亦只爲得這些子但活潑行持與弄精魂伎倆所爭只毫釐不可不嘿識此番出游意思收拾頗乾淨人

巳應感受益處便覺不同以此知成就人才只當反求諸巳哝哝言說眞無益也宛陵士友得近溪兄作興興味儘好但未免尚涉隨順境緣於自巳未見有安身處些少興味容易休歇吾弟爲壇上主盟須捹些精神爲之緝熙聯翕眞見此生有不容自巳之機不因人起倒始爲自成耳

與貢玄略

緒山兄囘備道動定與年來任道爲衆惓切之懷令人喜而不寐使東南同志皆如賢弟一頭一路無別勾當此學何患不日明此道何患不日廣耶近溪兄

主盟一方吾道尤幸聞提省人頗涉禪家因果中人以下以此作接引階梯堅其信道之心亦是權法其上根敦行之士不能相諒或不免於有疑亦或不可以不慎也惟只時時提省良知從一念不可欺不容昧處默默體究高者俯而就下者跂而及至微而彰至近而神以其進此道更覺省力無弊耳聞緒山兄與諸同志已有成約明春專望聯袂遠臨作十日合併之計執事來書亦云然當不渝也

與貢玄略

同志傳聞吾弟日來精詣數學相長孚信者衆知有

眞機默為感觸非徒言說知解相酬應而已也區區年來亦眞見得此學不可一時不理會小心翼翼對越上帝乃是吾人日履行徑數時來與朋友相聚處觀法彼此受益與舊亦不同但眼前後輩眞發心為性命者少去年徃江右吊念菴兄雙江東廓魯江明水相繼淪謝吾黨益孤老師一脈僅僅如綫自分年衰時邁須得眞發心者二三輩傳此微言庶免斷滅宗傳不知相接中亦得幾人否年來海內風聲雖覺鼓動針針見血者亦不多得科中敬吾緯川頗深信此件事部中魯源思默皆有超卓之見可時時覓會

以盡究竟之譚所謂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此也

與梅純甫

相聚浹旬知吾執事悔悟懇切此生卓立之志定不因人起倒此固執事心盟亦諸友心服者也古云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密窺吾執事舉措應感多失之輕一切笑語未免隨衆洩漏主宰處欠明定堅凝明道云悟得時活潑潑地不然只成弄精魂此生既已委身做此件事復爲世情兜絆牽纏非豪傑也會中諸友亦有數人可共事者時時將此意與之提省使有用力處方有得力處泛泛從遊只成孟浪耳

荅梅純甫

信宿祠中承吾弟力疾支陪扣請亹亹於此件事比舊儘着緊所云覺有受益得意處此是吾弟自能取益若曰眞意薰蒸化機圓透似若過譽非所敢當也來教以未盡容肯爲快尤見求益無已之心吾弟此生行持知無別路可走但向來尚從解悟而入不離識神雖時參校外典尚在言詮上討求日逐應感精神尚有怠緩雖處靜時不能當體凝寂未免假借於物以相勝勉強支持非昏沉則散亂無可柰何任之而已若如此挨排過日雖百年有何了期此皆是識

神用事往來起滅總是生死之本若能深求密究討箇變識爲知路徑更須一着喫緊用力處夫識與良知同出而異名所爭只毫釐識有分別知體渾然識有去來知體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虛萬變紛紜隱見於太虛之中而太虛之體廓然無礙其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此是吾人隨身規矩不可須臾離也學有緝熙光明只此便是不容歇手公案顏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巧之一字乃最上一機存乎心悟非解悟所及何時再晤終此究竟

與梅純甫

承遣吊深領道誼一體至情年老遭此頗覺難堪吾弟譚虎獨變休戚所同情之所感自有天則此亦吾弟驗過眞實語因此勘破世間皆自假合之緣雖父子骨肉亦無三五十年聚頭哀樂二境如寒暑代謝亦順之而已聞志學書院漸有次第諸友會集不減於昔既翕然成風久當可望來教謂一切俗事絕念無營而精神意思尚欠凝聚學問功力尚屬悠緩只此欠凝聚悠緩便是世情根子未淨所在若果朝夕究竟只此一事便是單刀直入舍性命行徑豈容更

有礙膺之物耶

與周順之

緒山兄回知吾弟精神完健足勝登涉夙疾普消亦是學問一驗近見吾弟任道懇懇爲衆心切此是一體痛癢不容已處但此中只好平懷順應一毫着不得意見揀擇況以鄉士夫料理鄉中事宜尤難於直遂在吾人應感豈有一毫私意夾帶其閒但人情有礙是自己意見有礙善惡固自分明若太爲揀擇亦覺傷和易道尚有匪正之眚不可不細玩蓋曲成萬物方是格物方是良知入微工夫且吾人習心未化

未能脫得意見一切世間稱譏好醜皆須消歸在已從入微ㄧ念自信自考以求日新若一毫歸過於人見人不是便是意見作障不可不察知吾弟為道志專自能照徹不待區區煩言也水西精舍得近溪照庇免於傾圮此尤是諸賢立命安身之地時當係念捨身擔當葺理庶幾為久大之業耳

與周順之

有簡候計已入照老年遭變情覺難堪因念世界缺漏豈能平滿亦安之而已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責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譬之

人被蛇蝎所傷只好自反不能遠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況吾人立於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省愆視履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此不足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與周順之

太邑數日之會情已懇到黃山一游興更超越吾知塵世汨沒不少也執事此生堅忍卓立之志已知自信但日逐應感理會性情功課尚欠慎密尚有觸得動處爲境所奪處爲事所擾處臘月三十到來未免手忙脚亂此亦是吾人通病幸共勉之區區此番出

遊打疊頗乾淨人已交承便覺有受益處以此知應感之機甚神成已成物信非兩事也友之令弟向學之志比舊覺稍緩於此不痛加懲艾終妨道業蓋此事須從一根上切實做起非打乖弄影所能湊泊也

與沈思畏

黃山之游與頗超越惜吾執事不及與吾人一生惟有此學執事既已信之矣然此學不能光顯於世使人得藉為口實其病只是牽情獵心不忘終妨道念此區區素所折肱者聞諸士友云吾執事近亦頗有牽情之病幸密察而痛省之若情慾一節尤當閑關

養德養身莫切於此此同心之誓吾道之望也二位令器不及另啟家庭唯諾舍講學之外率未免為獵心也

與沈思畏

遠辱吊慰良感休戚之情老年處此情事若不能堪賴平時師友之教未至殞滅志學書院聞已就緒同志聚會不減近溪在任之日皆吾弟與純甫二三君維持興發之力即此便見諸君不厭之幾生意人人本有但須從一念入微識取弗為世情氣習所蝕未有不自得者古云樂則生矣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

蹈不知之知始爲眞知此入聖微機幸與諸君密察之區區行履只尋常而意味頗適未敢便爲自得然此中却儘有商量處何時合併終所請也

與丁惟寅

與執事不相會者許時每同志來詢知年來向道懇篤汲汲以興起來學爲已任非力量能負荷擔當何以至此但傳聞微有自高之病自視既高看人便低便不能時時取益古人不自滿假以謙而受乃是眞見得本來有無盡藏眞見得人人有善可取無有揀擇此顏子所以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欲罷而有所不

能也千萬自勉自艾盖區區以千古大豪傑望吾契不可以小得而止足也

與杜惟誠

汝明來得吾契手書知年來履歷艱苦困鬱之狀令人惕然然在吾契能隨處鍛鍊消磨求箇出頭不至大困亦便是學問得力處譬之種樹只要一根生意不息沍寒深凍未必非堅凝之助耐心守待會有開泰時候此消息之機也九龍之會近覺何如大凡起會動衆固在以身任之亦須令此身時時作得主時時清楚不為大衆所困方是超脫受用所謂不以天

下萬物撓巳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乃是學問極要緊處知此此則知格物之旨矣區區年來覺破此關隨處與人周旋頗覺省力吾人習氣未盡消除不能無過一切世間稱譏好醜皆消歸在巳自信自支以求日新不敢一毫歸過於人亦不欲以此動念作粉飾伎倆此是一路一頭獨往獨來學脉一切見聞意識雖極玄妙縱是閒圖度不願諸友復以此擔閣也明年聞欲入深靜處亦是不耐煩勞欲求超脫之計但今日格致之功在隨處取正只一念上盤桓若起靜見便是拈一放一恐入山時亦便不能泰定也何如何

如明春仲天眞時祭順之思畏諸友畢來若能隨衆過此更當面與分剖也

與焦仲明

兩月往返周旋見執事意味勤懇道念眞切吾道之幸也兒輩念執事與以寧遠涉連簡為歎歸家何日百凡應感更能超脫不沾滯否只此超脫不沾滯便是入聖之基纔有沾滯便是習氣為祟不可不念念提省也以寧世情本淡但用力處還欠精的聚會夾持不妨直諒相勉所謂不有益於彼則有益於我也

與蕭以寧

兩月往返相聚意興超然即此便是入聖徑路然須時時克念乃能保任縱有一知半見亦成乾慧與法流不相接求其滋潤不可得也吾執事世情本淡亦是資性帶來未必是學力之徵此學有用力處意思自然充潤和暢源泉混混以漸而達性得所養世情自忘方是日著日察眞機沛然自不容已資性不足恃也

與王濟甫

此行欲與執事細叙致合併之懷何意執事遭大壽堂之變不能周旋山水默相證悟殊爲怏怏別後諸

友會聚更覺何如仲明以寧相從兩月意思儘覺超脫於區區年來心事亦能信之可往台泉聚處數時當有所發也吾弟意思似欲超出上乘力量氣魄却只中人之資種種見前尚有許多滯礙相自己尚有伎倆心分別境徒欲以見解破除消融妄窺上乘拈一放一祇增滯礙耳試默證之當知予言之非狂也

與沈伯南

吾執事信道懇切之情念念不能忘執事天性沖和動靜有恒自是寡過與世間逐逐者何啻千里但此學須發憤篤實光輝以求日新方是出世偉男子聖

門不取狷而取狂以其見超而志大也只任見成資性不思翕合善類輔成正學亦不過為自了漢而已非所望於賢者也

與吳從本

此會見執事意思營營胸中若有物相礙者念吾執事素相信愛者不容自默故申致一言此學無奇特相無些子伎倆可倚靠致良知之外另有出世勾當即是異學致良知工夫不出倫物感應自有天則於上下交承不能慎動令人見疑非有所挾即有所為非隨緣順應家法也執事密察自見精舍賴同志數

人撐持方得久大執事是個中人同志中頗有齟齬子方自恃以為至寶人莫能知而人乃視之為燕石或莫之與將焉賴哉不肖此番至水西匆匆而執事視之亦落落未見有虛懷求益之意殊不可曉此事如覆卵非氤氳醞釀則不能成變化執事視此果何如耶

與蕭來鳳

戚子可大處寄來書并別楮三首見吾契用功歸一於致知之教可謂信之篤矣一念靈明洞徹千古一切世情習氣原自湊泊不上但吾人不曾立得必為

聖賢之志甘心墮落自傾自蔽世情習氣始乘間而入乃不能致知之過非良知有所不足也區區入山既深無復世慮而求友一念若根於心不容自已春夏徃赴水西白山之會秋杪赴江右之會歲暮始返越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人生惟此一事六陽從地起師道立則善人多挽回世教敘正人倫無急於此惟可與知已道也

答沈宗文

僕衰年艱於途涉爰念令弟宗顏大捷喜不自勝且聞玄略之變情不容已忻慼交集匍匐遠來深擬與

吾契晤言信宿以罄鄙懷不意從者祭告入鄕不及一面悵然而行彼此歉缺之情可知矣相傳吾契聞報之時初意亦欲斂靜因親友相強遂致縱恣勞攘支費不給至稱貸以益之鄕人嘖嘖無不嘆羨以爲榮有識者則以爲過於喧囂若在所深惜也予見羅念菴登第時其家處之寂然無所加減宗黨至今傳頌不衰邇舍親羅康洲張陽和居家亦甚帖泰凡事務從省約父兄相安不事矜耀家人稍有生事作奸者痛責而遣之鄕黨相狎若儒素之家略無驕貴氣味此皆區區所親際而目睹者也況君家累世積善

好修尊翁未盡之志發於令弟正宜承家守訓以光世德倏爾張皇開拓至爲庸流所歆達者所歎意尊翁九泉慰慶之餘亦或有感然於衷否也區區受君家父子道誼之情兩世通家不得不以此言相聞望吾契速改以終善道令弟在京亦望以此意相達盡去格套繁縟之習凝靜澹泊益勉於學以慰四方同志之望不惟保終令德亦以篤祜而綿福也諒吾契素所信愛當無逆耳之嫌所需令尊翁墓表便中脫稿即當付刻也

與沈宗顏

頃見題名大對第一可爲
聖朝得人之賀不肖辱賢父子兩世交承相信相愛之情甚篤於宗門宗說契悟亦深邇者橐征之會六陽從地起仰以成泰風聲鼓召上下相聯於世道亦將有賴非徒通家識私喜而已也夫學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京師舊有同志月會相傳已久近因時好差池漸成避忌消息盈虛時乃天道不足爲異但吾人此生發心原爲自己性命自性自修自命自立無所待於外若以時之向背爲從違所學何事非所望於豪傑也近見當時錄文有談性說命

假禪幻以爲表異之説令人惕然發深省吾黨之學果有假於禪幻自當創悔懲艾以圖自新若爲自巳性命將以尚友千古不墮此窠臼則當益求自信順逆境界莫非動忍增益之助非時議所能益也元老於師門之學原亦相信近因吾黨不能以實意將之微致規切意在相成非有所作惡也世人過於承望形聲相軋釀成紛紛之議遂使信學之初心混迹疑似隱隱約約闇而弗彰此等氣象豈　聖世所宜有宋之末世殷鑒不遠憂世君子所當亟反而圖之者也明良相遇自古所難

聖上睿哲天授元老仰承翊贊世方以伊之一德說之啓心望之不徒一時彌縫粉飾爾也夫有伊傅學術方能成伊傅事功若非究滌心源徹底瑩淨使上下孚格出於譽望聲色之外德從何一心從何啟此在當事者所當自愛非杞人之過計也元老與吾契有年家之雅故以相聞幸默存之爲此亦爲彼也所云月會之議還望終始自信約三五同志續而舉之此件事不論在朝在野原是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強飾門戶求以矯亢于時也

與沈宗顔

前有啓候計在照存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家學相承此生知無別路可走從前偶有出入乃是習氣未除譬之千里神駒縱步康莊時有迴旋行當返駕不足爲累又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諸夢自除況在今日又是轉身大覺之時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才寧復有所掛牽爾耶我　朝二百餘年魁首者六七十人歷稽徃牒百年前者已入鬼錄五十年前者或存或亡巳如塵夢中間可稱述或以綱常立命或以性命安身一峯念菴二三公之外不復多見丈夫置身天地間自當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之榮

而已也區區八十老翁於世界更有係放不下惟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未得一二法器出頭擔荷未能忘情切切求友於四方者意實在此年來勘得此件事更無巧法只從一念靈明識取此一念靈明是千古入聖眞脉路吾契已平時信得及更望深信密體不作知解言說抹過使此學日光日顯日孚於衆擔荷有人不致泯泯老懷始有所慰耳梅純甫查子警翟思平蕭思學以寧諸友此番合併意皆充然亮一體附知

與丁存吾

獻歲諸知道履明定爲慰道誼於朋友不可一日相離不知吾契看得緊要與否諸友月會之期能不廢否吾契於此學志切好專知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尚覺有礙膺處未能超然脫得窠臼未免揀題目做若果徹底承當得來着衣喫飯無非實學一念相應便是入聖根基便不在題目上作好醜安排庳安節在會稽士民皆有去後之思此生其必爲君子無疑也學問事方發心起手未及究竟會時可致意

與鄧子和

吾契數來就教足知好學不變初心所愧出入無常

未得悉心論訂良歎良歎向者吾契曾有手册之託亦未及酬吾契於此學自分作何承受此生自分作何結果良知之說吾契旣已聞之熟果能實致其良知否乎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在脚跟下不肯着實理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皆成戲論譬一器先受烏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變爲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流注已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貼襯不起以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狠徒長勝心未見有分毫補益處也吾

輩欲討眞受用更無巧法須將此器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令乾淨寧可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些子便宜良知本來面目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爲不幸負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與徐邦中王以忠

唐大嘉至得手書知近來行履篤實見處亦穩帖豈勝慰浣所云天道過於漏洩高明者知其詭而玩之庸近者苦於玄深無下手處此是海內講學通病神移黙轉之機在吾人以實行示之使之相觀而化方有所濟若復在言句上騰播知解上探測以求救正

是救焚而膏之也大嘉力量見解皆欲歸正心亦甚虛更加深沈簡默常見不足尤爲性情眞受用耳聞棐邦佐篤信此學與吾契密邇交修之助可知未及專簡傳習錄一部附致遠情幸爲道之

與徐成身

向得吾契手書知任道之志甚切同志聚會得朋之慶可知聞沃洲兄尋常相會必有交修之益當軸者主盟道脉一切聚會自然有風動之機但吾人自立不藉外境以爲順逆得失好醜莫非吾師譬諸眞根着地和風暖日與嚴霜凍雪莫非長養堅凝之助於

已取之而已區區過蘭江同志落落亦緣吾契出山人心未免懈散勢使然也今年且不欲遠出得與浮峯麟陽諸同志時常相接以其餘力訓課兒輩附去講義并別念菴書附覽便中出與諸同志一商之餘在內亮而已

答徐成身

大嘉來領手教乃知此件事不徒發心要做已煞有所見亦不但言說知解湊泊而已也所舉舉業牽累思慮紛擾本體正助諸病足見用功懇切非漫語者大抵日用應感行持雖千緒萬端而生身立命工夫

只有一路士之於舉業如農有農業商有商業工有工業伊傅管膠諸賢豈嘗舍所業而別有成學吾人看書作課未免有所滯着乃是得失心為累非舉業能累人也吾人不從得失上打疊下落徒欲一拈一放以求工夫歸一亦見其惑矣所云良知本體原無思慮未免從耳根承領來話頭若真有所悟便應覿體承當當處與不當處又從何處湊泊得靜時覺有頭緒感物便多走作總屬知解調停若信得本無思慮徹動徹靜只是一箇良知又寧有兩截耶告子在心上用功火候略緊始有正助之病吾人只在知見

上求通曉未曾見得本體縱有悔悟又在先難後獲
話頭生死見來與告子受病相隔尚遠在只如渾淪
無意綿密行之把作用處正是意象紛紜非破的語
凡此皆因執事所問漫爾分疏亦覺饒舌巳甚聞令
兄成孚成道志道懇懇未緣覿晤晨夕聚觀并出此
請正外傳習錄各一部托大嘉致上自愛自養用慰
心期

與徐成身

許久不得吾弟音耗同志自北來者皆云會友講學
之風日盛皆吾弟二三人爲之倡導其不廢業可知

人生只有此一事區區數年來看得性命心較切只從一念入微理會世途役役尤須着緊悠悠一時卽放過一時行業何賴吾弟於此不爲無見猶未免有起倒終是些子未得安穩近來操持更何如區區身外百念都忘全體精神只幹辦此一事但念東廓雙江念菴荊川諸兄相繼淪謝同心益孤會中得幾箇眞爲性命漢子承接此件事方放得心不然老師一脉幾於絕矣如吾弟區區素所受記不可不力任唐大嘉走路漸遠可惜此子畢竟有力量但世情染得太重脚起脚陷未得轉頭吾黨還須養他不要棄絕

若遯遁益遠轉處更難縱使不能轉亦不失吾待人之道也此件事只要源頭淸此處不清到底有夾帶非了徹也愼之愼之

與莫廷韓

吾弟平生忠信廓達以名節自勵尤精於詞翰燁然爲世所稱豪傑作用自應有此區區所望於吾弟更有進於是者右軍履歷卓然載在晉史識見才望係晉室安危者三十餘年觀其永和氣象懷抱超然齊彭殤一得喪盖幾於道者惟其精於墨妙世人止以絕技稱之掩其平生陽明先師嘗戲言曰富人用金

作酒器嫌其太質以五采點飾之人但稱其為采粧器皿而亡其金體之貴右軍之謂也吾弟天性本近於道而人之所羨者在彼而不在此何以異於是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正有云志於道則志專神翕德成而藝益進役役於藝則志分神馳而德亡藝亦不進在豪傑當知所自審矣師門所傳學旨至易至簡當下具足一念自反即得本心可以超凡入聖一念靈明時時保持不為世情嗜欲所昏擾不為才名藝術所侵奪便是緝熙之學自古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亮之勉之

答周居安

久不聞音耗想念令器之恙常懸懸年少有志甚是難得迺爲病鄉所纏不能時常在此相會以盡相與之益致使吾弟亦滯於形迹有負初心所期莫非命也雖然古之豪傑未有不從病困中進德大抵處順境則意氣易於飛揚處逆境則精神自會收歛貞下起元天之道也剝而後復易之道也只怕吾弟及令器未是大豪傑未免爲病魔所降若果信得良知及時不論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順在逆只從一念靈明自作主宰自去自來不從境上生心時時徹頭徹

尾便是無包裹從一念生生不息直達流行常見天則便是眞爲性命從一念眞機綿密凝翕不以習染情識參次攙和其間便是混沌立根良知本無起滅一念萬年恒久而不已吾弟果信良知及時來書所謂三轉語可渙然氷釋矣吾弟天質本篤厚但入悟處微欠超脫所以未免擔閣過世界不肖與吾弟修合此方乃是丹府一粒服之可以立躋聖位非但去病而已也令器處並以此意語之令器資性儘好只未曾用格物工夫所以發問未見着實今將來書批數字與之可細細開導得個悟入處家庭中眞樂無

以過矣

與張叔學

得手書知日來向道甚切豈勝慰浣吾弟天資本和平但用心覺疎處事微欠剛斷種種應感未免纏繞漸至因循因循不已便成墮落揆其病原只是最初一念欠決烈耳若只如此揩抹過時光豈惟道念不進雖舉業亦成擔閣譬如人在夢中只爭箇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振衣一起以收開復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因同志之愛附此相警所謂交修之望也

與張叔學

白石年兄知吾弟相信愛欲得再會以盡合并匆匆別去托致相念之情詩選後編奉留覽其白沙集留座船厨中容日尋致大抵白石前集多循體格尚存脂粉後集多出已意得之荊川之助爲多人反以爲體弱不知淡始近道吾人之學亦可以此求之秋期過杭再會更當面質以慰平生也

與張叔學

此番雖得入試然神思却甚憊矣凡百可省心息慮如不欲戰相似以無意應之庶幾有補若再以得失

念条之翻成惑亂無益吾弟文字北之往時已知入路然氣格尤欠嚴密詞句亦少清瀏顯處似入於淺隱處似涉於晦要之還是念頭上欠精明之故大抵場中文字如走馬看錦雖七篇都要平稱然須有一二篇着意處所謂萬綠枝頭一點紅主司以此爲進退不可一槩忽過總在吾弟臨機自作主宰而已

與張叔學

此行受久庵公眞切之教向來凡情習氣頓覺消滅可謂不虛行矣同志中多言此公未盡精蘊區區向來亦有此疑細細體究殊覺未然且道先輩長者肯

以此學自任終身者有幾肯以此學諄諄誨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幾吾輩但當領其懇切之心間或議論見解有未同處且當存之不必深辨但云老師處似未盡愜又以濂溪明道未免為上乘禪宗於心誠有不安然亦當姑置之惟日逐修身改過盡去凡習以還眞純是為報答此公耳仲時意向甚好承其惓惓相信之情殊覺眞實區區所報答老師罔極之恩舍仲時身上無用力處一路讀仲時詩稿喜不自勝不惟辭句清亮思亦悠悠能於本原參透一番更當有進於此者大抵作詩須當以玄思發之方不落言詮

瑣瑣步驟未免涉蹊逕非極則也何如何如吾弟於此件事相信已久但須打歸一路用力庶不作輟耳惟終勉之

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之十二終